

足本

曾文正公全集

● 编纂

清·李翰章

●

校勘

清·李鸿章

第二部

□ 奏稿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层土，层砌夯筑坚宝。并添做后钺* 夹土坝，坚筑土柜，养水盆。署南岸同知朱锡庆等掌管南七截水大坝，董率各员，碾做旁扫。悉系深槽、密椿、层土、层砌、均臻坚固。其中洪下口，引河委员，按段挑挖。均于十月初十日前一律完竣。宽深丈尺，皆与原估相符，并无短少。试放清水，极为通畅。量得金门口仅腾四丈五尺，愈收愈窄水深一丈四五尺不等，当于十二日卯时，卦纜合龙。水势湍急异常，两坝均形契重。同时陡垫幸兵夫云集，料物充盈，随垫随碾，悉臻稳固。当即挑挖河头土梗，启放引河，建瓴而下迅如箭急，大溜掣** 动。引河全槽，铺满畅流下注，随下关门，大进层土层料，追压到底。惟金门口以下尚未断流，复经不惜重资，撒手跑买，并力抢办。竭昼夜之力，于十三日已刻全行闭气。金门以下养水盆旋即断流，并无渗渗漏。随派弁跟踪查看，据报十二日午刻至十四日辰刻，未及两尽夜，直达风河，尾闾并无壅滞，全河复归故道，两坝一律巩固。除督节各员赶办善后工程外，此次调往委员并在工听泛各员，极为出力，可否准其择优保奖。应请奏明办理！等情，具报前来。臣到工逐一勘验，北四下沿海暨南七两处坝工，均各工坚料实，张家坟一带所挑中洪、南七、以下所挖引河拍岸畅流，直注下口，毫无阻滞。此后但能按年挑挖，修治堤埝，俾河身不甚淤垫，则盛涨亦可无虞。新任河道李朝仪已于十月二十六日抵任接印。该道廉正耐劳，随事认真，论求河务，当有起色，至此次工程因时近寒冬，急求岁事，恐河员不敷，由省调委多员，相闲派委。据署道蒋春元查明极为出力，似应量予鼓励。可否准其择优保奖之处，恭候圣明裁示！所有堵乐北四下泛漫工合龙，暨浚昧中洪、下口、各缘由，理合恭折具奏，伏乞皇太后、皇上圣鉴！训示！谨奏

陈淳*** 沱河水患大概折

同治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

奏为淳沱河改道北流，已阅两年，各属被害，亟应设法修治，谨陈大概情形，仰祈圣鉴事。窃维直隶有五大河，子牙河居其一，其上游即淳沱河也。该河源出山西繁峙县，入直隶平山县，境还灵寿，亲定藁**** 城等县下抵晋州。

* 钺 (qiáng 枪)，方向相对。

** 掣 (chè 拽)，拽，拉。

*** 淳 (hū 呼)，淳沱，河名，在河北。

**** 藁 (gǎo 搞)，藁城，县名在河北。

前此漳沱由晋州东行，至衡水，武强会合滏阳河，经过献县，而后名为子牙河。又迤河闲大城静海等县由天津县之海河，入海。自同治七年秋初，河徙晋州，藁城，之闲改道北徙，遂与滏阳河不复相通。因漫及东鹿，深州，安平，饶阳，抚宁，河闲，献县，任邱，保定，雄县，霸州，各州县，均被其患。而文安大城受害最重，俗所称文安大洼者也。维时又值永定河南岸上泛决口未合下游，窜入大清河。致清河日受其累，饬节淤浅，臣抵任后，节永定河道于三月间分段赶修，五月初旬南上合龙。又饬清河道挖浚清河口，亚古城，龙湾村，张青口，各段淤积，并挑漕府河，修建石闸。厥后永定河北岸复决，大清河亦未能一律深通。是微臣抱愧之事，然二河皆能兴工开办，亦不无裨补。惟漳沱河未能兴工，一则因潘库难筹经费，一则因该河别无去路；是以久未定议，而文安被害日深，亟思涸复田业，遂会商大城两县绅民捐资集众，自行兴办。于该县之东隅，开挖进庄引河，由王口归入子牙河，将大洼积水洩去三尺，有余浅处一律种稻，满拟秋收可望，不料六月中漳沱河上游水涨，来源汹涌，其患仍与上年相等。不特文安一邑变为洪湖，即大城，雄县，任邱，饶阳，安平，等属亦皆淹没田庐，漫占驿路。小民荡析离居，栖托无所。而漳沱既已北徙，旧河断流，向之由西河运监至顺广、正赵等处者，今则舟楫不通，监商误运，所关亦鉅。且文安与雄县交界有西堤一道，文安则聚务筑塞堵御上游之水，雄县则聚众掘开以浚本境之水。竟用枪炮、器械、伤毙文安守堤民夫。七月十日迭次争围，两造汹汹，相持不决。现虽经委员弹压劝，暂停械围，而水患未除，争端终不得息。仍恐怖数县交讐，激成巨案。此皆最切之患，不可不急为修治者也。臣数月以来，博采群言有议改平山县治河，以分其势者。查元时曾凿治河自为经流，不与漳沱相合。雍正元年怡贤亲王亦奏称治河引入汶河，则漳沱之猛可减，然汶河本入宁晋泊，今泊已淤塞，难容巨水。且经沱挾水至多，亦不待会同治河，方能为患。是分漳治河，未必有益也。有议由雄县之辛庄挑引河入王口监河者，查辛庄至王口八十余里，皆穿文安之境，文安形同釜底，若道漳沱横贯县境则永远为患。且进庄王口亦并不能畅漕河水，以救目前之急。是辛庄引河更不宜挑也，有议从去年新徙之道开浚，以复其旧者，查晋州下至武强二百余里，河徙之后，一片礧砂，旧道多成平陆。闲有河形，亦若隐若见，绝少大段槽道，势难开挖。且前明至今，漳沱屡次迁徙，从不能挽由故道而行。诚以河因高壅而决，水徙沙停，断难遽还旧观，是故道不能竟复也。有议于南旺村开通引河，以达献县，回子牙之故道者。臣派员至该处测量，高下人力，

似尚可施。惟田亩皆膏腴之地，百姓不顾开河。且由献县修治，上游仍然泛溢，鉴运仍然不通，此献县之不宜开挖也。有议也。有议开王村废闸，引漳沱之水，分消西淀归入大清河者。查大清河地势较高，不惟不能多消漳沱积水且恐引西淀之水灌入文安大洼。是开王村闸未必有益也。迭经委员查勘，迄无定议，最后派委清河道费学会，候补道陈重，前往细勘，另筹修治之法。访得藁城南楼村迤南，尚有乾隆五十九年迄咸丰元年漳沱闲行之故道，自藁州东门外起经晋州、赵州、宁晋之境，计共河路一百八十里，至冀州、邵村、下会滏阳河形尚存。其下游，且闲有宽至二十余丈，深至一丈余者。虽亦多有淤平，若就此施功尚柯著手。该道等于九月履勘绘图贴说，会同稟覆，臣批令会商运两司，酌筹款项，设法兴办。并节令再赴藁城一带，覆加勘估。兹据费学会等于十一月底回省，勘得藁城、新徙河口，水深一丈，面宽七十一丈；接连两岸，老坎嫩滩，共长三百一十丈。拟筑大坝、以堵塞之，高二丈五尺，底宽十五丈，顶宽五丈，两旁依次递减。惟旁无堤埝，筑坝无处生根。拟接修土埝长九千一百五十丈，计五十余里，以遏旁溢。而固坝基，其引河之新开者，拟自藁城东门外坝前，起至陈村旧河首止，截湾取直，共长一千一百六十丈，以下接入旧河。闲有平滩，至晋州界止运前共长九千七百三十四丈，拟挑宽二十丈，至十余文不等。又晋州境内工长一千二百八十丈，藁城境内工长四百丈，赵州境内工长三千四百五十丈，晋州境内工长二千八百五十丈，宁晋境内工长九千二百七十丈，约计估银二十万两有奇。该道等所以不能确估定数者，据称专就引河坝埝工料计之，其数尚不过十七万两。惟坝埝所占之民田，若民闲索取地价，则多寡难以预定。又引河所经之处，应纳地粮，有从前除额，今未升科者。有从前缓征，今已起征者。现在皆成熟地。若民闲求索地价，则多寡忧难预定。论大河官工之常，向无价献民地之理，此费本属可省。然亦须察看与情极，衡事势，乃能定局。臣本拟于明年二月兴工，急拯文安等处之灾。惟经费太巨，前在天津与运司商酌，拟令挪垫银十万两，将来接引摊捐，数年归款。此外尚短十余万两，无从筹措。而访诸众论，皆称修治漳沱河，系毫无把握之事。或谓该河性善迁徙，即就束鹿县志而论，自顺治至乾隆百年之闲已徙二十五次。一县如此，他县可知。迁徙既无定所，修筑亦属徒劳。或谓漳沱河冲刷激烈，不受约束，堤防愈坚，冲决愈甚。且其下有伏流往往水尚未至，土已迸裂，居民见而预避，不久即有横流经过。筑堤埝于伏流之上，断难久峙。或谓漳沱河挟沙最多，质本硃薄，性最松浮。从前怡贤亲王修治时，亦系旋开淤旋。今仅筑埝

河，勉敷目前，仍非经久之计。若必远筑长堤，大开引河，不得不议岁修。既有岁修，必设泛河，将来日增无穷之费，而水害仍不能免。臣正虑筹款之无著，而闻此数说者，又恐巨款付之一掷，不得不徘徊瞻顾。然念文安之沦为臣浸，雄县之互相斗争，及西河盐船之别无运道，又不忍置之不问。反复焦思，迄无长策。拟改于明年八月秋收后，筹定经费，再行兴办。理合先行具奏，请旨敕下部臣核议。此虽疆吏之责，本不必重烦廷议惟水患迫近畿郊，当此众说纷纭，或办或否。得在廷臣工讨论裁夺，则是非得失，可以折衷至当。而迟至明秋。则筹款购料等事，措置亦觉暇豫。所有漳沱河改道北流，亟应设法修治缘由，谨会同兼管顺天府尹臣万青藜府尹臣王榕吉，恭折具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圣鉴！训示！谨奏，



有子孫有田園家風半讀半耕
但以箕裘承祖澤

咸豐四年正月 上旬

無官守無言責世事不聞不問
且將艱鉅付兒曹

竹亭老人自撰命呂國藩書



ISBN 7-206-02233-2



9 787206 022333 >